鐵厓樂府註

鐵厓樂府註卷之六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已上凡二十有六首皆諷詠一時忠臣烈士貞女孝童仁人隱士之遺事於太史氏之所未録者蓋可為一代之詩史矣其激揚世教豈小補哉復識

鐵厓樂府註卷之六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濵註

門人富春吴復編　金鐩豊来
周國憲立文　訂

金溪孝女歌

唐敬宗時撫之金溪有金銀場銀户葛佑者輸銀不足監官黄慷搒佑垂死佑二女投銀冶中化銀二錠事聞遂罷銀場金溪為二女立廟至今血食危太樸有卷求余詩為賦孝女歌云

金溪石。石生銀。鑿石石有盡。銀令無時磷。昨夜銀官下。叶户

山頭點銀戶。葛家父無丁惟二女。葛家父苦楚。苦楚與死鄰。二女痛父閔一身。駢首跳冶裂焰。闇（叶音）裂焰焚身不焚二女心。天慘慘。神森森。化作雙白金。雙白金。盛龍錦。願作萬壽卮。以奉天子飲。一飲銀鬼泣。再飲銀令寢。（身一作二女）

楊佛子行

楊佛子越之諸暨人（生宋淳熙光宗朝）幼知事母。母病危佛子刲股肉進母。母食病立愈。母歿廬墓側。恒有馴烏集墓樹。隨佛子往返。佛子素患瘿。瘿大如盎道逢異人以掌訣移之背。郡縣上孝感狀。將表其閭。佛子辭遂止。年九十歲安陽韓性既為佛子作

儔同里陳敢復作楊佛子行

諸暨縣北楓橋溪楓橋溪水上接顏烏栖其下一百二十里合萬和水萬和孝子廬父墓墓上芝生黃楊生佛子與萬和孝子齊六歲懷母果二十為母嘗百藥藥弗醫叶咲母以肉將身刲母病食肉起其神若刀圭母死返九土常作嬰兒啼倚廬宿苫塊棄偶娶與妻嗟哉佛子孝行絕人人不識感皃神頪上生瘤大如尊何人戲手瘤上捫明朝恠事駭妻子頪下削贅無瘤痕背上一掌印争来看奇痕墳頭木共白兎馴更遣逌送烏成群傍人竹弓不敢彈豈比八九雛生秦縣官上申閭旌户

復其身。佛子走告免稱主臣。主臣。嗟哉佛子誰媿稱。今之人有刲股乳詭孝子以為名。規免徭征以希其旌。嗟哉佛子誰媿稱。無留瘤一作無留根

金處士歌

吳人金可文賢智有才藝而自埋於民衆嘖然以處士稱之權貴人以邱園科起處士處士絕之曰予幸有廬一區在市闤可以避風雨田一廛在都外可以給衣食學聖人之道可以自樂不願仕也且仕榮利祿隱樂真素苟以相易彼此兩乖乖而強合吾不能已吁處士如可文信其逸而貞者歟

故集賢舊老相與署牒錫號曰貞逸會稽楊維禎

為之賦詩曰

蘇州古隱君。實始虞仲。隱居放言中乎清與權。次曰澹臺氏。言不枝。行不逕。未嘗竊走諸侯前。五噫之夫將其匹。聯耕織為業。不廢誦與絃。亦有天隨仙。配鴟夷子理釣船。去之五百年。求繼者孰賢。闔閭古城陰。曰有處士氏曰金。長身而美髯。叶壬風局孤以古。古貌踈且沉。家不失箴里不失任。有餘推與入。矧肯爵祿入吾心。心闕下。足終南。叶吟貧賤易屈。富貴易淫。故大隱在闤市。不在巖與林。鳳凰不能引高。神龍不能引深。叶沁人呼為處士。更加逸與貞之號。焉知

古不如来今吾嗟今之士既隱邱園復事王侯行無補闕言無裨諫惟祿食是媒叶年詭貞而隱詭逸而休以為吾人憂放而返澗恚岳隴羞聞處士風其不泚然在顙豈吾人儔

詩從別本吳編疑多錯簡

按家語澹臺滅明武城人吳地有滅明冢五噫見卷二荆釵曲將其匹謂偕妻孟光隱於吳也潛確類書陸龜蒙字魯望自號天隨子性野逸無羈檢時乘一小舟設蓬席賫一束書筆床茶竈釣具擢船郎而已人謂江湖散人鴟夷子見卷三五湖遊世說補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司馬承禎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乃仕宦之捷徑耳孔稚珪北山移文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又林慚無盡澗愧不歇

彭義士歌

義士元履吁江人

八十長者新城彭一生好義不好名天歷飢告江南抵官家鬻爵令新行嗟哉我彭粟有盈內衆不與官爵爭豈惟內衆爵不爭民有之逋我代庚之力我又代民耕民流過門給炊烹吁嗟爾民昌報彭期以八百之長生

元史文宗紀天歷二年江浙行省言池州廣德寧國太平建康鎮江常州湖州慶元諸路及江陰州飢民六十餘萬户當賑糧十四萬三千餘石從之按是歲陝西諸路飢行省請富家納粟補官河南廉訪司言河南路飢乞行入粟補官之令左傳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杜預注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史記舜紀注彭祖陸終氏第三子籛鏗之後後為大彭亦為彭祖自堯歷夏殷封於大彭八百歲嘗會村人於慢亭

盧孤女

盧孤女年十五官家新條括童女東家媒娘傳巧語盧家

郎選東床奈郎自有婦妾使余不當蚤知急婚事如此悔不官家作驅使上堂拜姑身未知下堂失身惟有死歸來抱琴彈高樓苦調不作離鸞愁東家聘西家求明珠大貝爭委投河可乾石可泐盧家女節不可勒生作隻影蛾死作獨根柏嗚呼丈夫腐節隨草莽阿盧之風齊砥柱若道錢唐女淫苦安得有此盧家女

元史順帝紀至元三年五月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水經注砥柱者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

孔節婦

有美丈夫子玉質長髯鬚自言五十五代孔子之孫儒其

母曰陶大家大家生兒六月餘文夫子即稱孤零丁求保
麒麟雛大家一節誓不渝身有死不二夫與孤為命相噫
嗚保抱不啻琉璃珠但願孤長壽豎我門戶扶我輿天助
孔嗣孤無虞五歲解讀書十歲能當門二十作賦喧三吴
朅來大家八十踰孤三釜心何如紫微相君新下車上推
先聖恩及孥荐書上達天王都承恩歸來拜起居堂上鶴
髮霜顏都熹羊撃鮮婦當厨里中姆謹相呼孔家生兒天
與渠康之阜曲阜俱康之水流泗洙曰貞曰孝表一廬楊
子作謌歌不誣他日太史春秋書

陳書徐陵年数歲家人携候寳誌上人寳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蜀都賦殆而朅来相與大人賦四車朅

来兮絶道不周何遜行經孫氏陵詩碣来已永久年代暖微微李白懷友人岑倫詩碣来已永久頹思如循環又送王屋山人魏萬詩碣来遊嵩峯羽客何遼遼又感與詩碣来荆山客誰為珉玉兮按韻會碣去也又發語詞通雅碣来猶何来也莊子寓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

陳孝童

孝童名福越之錢清人年十歲侍母藥病衣不解帶母病甚水漿粒食不進口中夜潛出後庭泣於天曰我母病將死吾何依刲股代藥天其從我乎股刲而母已死人謂刲股多救母童不能不亦妄譽乎予謂童知愛親天之無偽者也刲股救母知有其親而不知有其身也又豈知有名哉季世奸

民有刅股刲規免賦徭者若童又豈有賦徭而為是哉刲股童之天也母之救不救亦天也予居與童隣覲覩其事可以宏奬風教遂為賦詩

錢清陳孝童。十歲知孝。母病日以革。藥餌空吹咀。夜庭人不知磨刀去。剔股凡兒血肉軀。軀小痛榎楝。孰識身在親。慘毒至刀斧。隣里聞孝童涕泗下如雨。道路聞孝童過車式其戶。堂堂士大夫。結髮在庠序。母背忍絕裾。母喪亡捧土。我作孝童詩。豈惟風童孺。

吹扶古切音釜咀再呂切雅上聲說文吹咀含味也

強氏母

昆陵強可事母以孝聞母年踰八袠可方以鄉校官調轉湖州從事感事母之日短遂以侍親致事得陞承事郎浙東帥府從事由是併得封母夫人縣君今年至正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長至適爲夫人初度日也母子恩命皆以是日至故爲賦燕喜詩一首俾令官歌之

强氏母昆陵人年已八十又一春强家郎未七旬五十入官教邑民六十轉官在隣郡大府婉晝方洛詢守將急移檄候吏持在門强家郎捧檄告母母欣欣一笑還一嚬庭前大樹風不停孝子惜陰寸寸勤强家郎養母素不貧食

有祝鯁寢有五色裀其肯貪天之祿一日離其親年未及致事辭檄奉晨朣中書重爾天性真馳文箋天天不嗔賜爾孝子七品秩緋衣紿𦁏青絲綸强氏母隨牒封邑君一陽復爲生辰邑官里老走侁侁上堂與母千百壽烹羊炰豕羅鮮犽强家母抱牒謝天恩强家郎百拜百舞稱靄尊日日挺居太夫人項聞壽帯日見遺像文眼前離立五世之兒孫强家母壽無匹榮無倫兒孫一作諸孫

紿過合切音納紿𦁏聚物也 答切入聲𦁏奴

蔡君俊五世家慶圖

蔡家內譜蘇司徒西蜀蔓衍雲間居胡笳一洗怨女孫世

世解讀中郎書傳家五葉忠孝俱欝葱佳氣無時無有母
有母徐卿徐生兒滚滚麒麟駒檜巖君父後老仙老不枯巖
前逿桂雲敷腴繡輿從以斑襴裾或拜或立或步趋登堂
好美如羣魚中有一人美且都栢垣成陰返慈烏平反一
笑堂上娛春衫初試如舞雩樵青漁童侍兩隅座中有客
皆鴻儒晴簾花吹引香篆午窓竹雨鳴茶爐不知人間有
金屋弱海之外為蓬壺至今諸孫税衲襦文采箇箇成於
菟玉階清夢追爾祖種德政與槐陰符太夫人在錫冠帔
曾元滿眼紆青朱紆青朱勝買丹青添画圖內譜或作內譜税衲或作

衲脫

六帖唐李守素署天策府倉曹遲世姓之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人論人物江左山東尚相對至北地則笑而不荅嘆曰肉譜定可畏杜甫徐卿二子歌並是天上麒麟兒又積善袞衣生公侯漢書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錄因徒還其母問不疑多所平反母喜而食或無所出則其母怒而不食唐書張志和傳帝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奴曰漁童女曰樵青東坡詩未省老兎生於菟言子由生子也子由命屬卯左傳楚人謂虎曰於菟

鐵面郎美趙御史也

鐵面郎不顧白玉堂願著錦衣裳上明天耳目下見人肝腸江南使者欺天隱黃金車馱寔虛牝忽烏青天近天目峰前見秋隼父老出郭門焚香拜使君使君天上斗斟酌元氣成冬春成冬春立皇紀董孤已脩三國史柱下惠文須出理江南驄行且止萬一讒邪塞天耳手持堯時屈軼

枝獨立殿前言國是鐵面郎真御史

按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今以稱翰林昔人詩所謂白玉堂前一樹梅者正指此趙公其由翰林而遷御史者耶漢書百官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顏師古注衣以繡者尊寵之也韓愈詩有似黃金擲虛牝注虛牝謂谿谷也天目山在杭州隼鶚屬鷙鳥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三年四月詔脩遼金宋三史漢官儀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也常為清峻也亦稱惠文冠續漢書桓典為侍御史執法無所避常乘驄馬京都畏之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博物志佞人入朝屈軼草指之劉向新序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東坡集趙抃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

奉使歎美答理麻氏也

至正乙酉天子遣天下奉使凡十二道三十有六

人偉兀氏荅理麻在逊中巡察西川司臬吏舜法首擊治之方面貴臣有驕而弗聽者亦亂詰之時政梗民必思痛豁去如鯁在咽必吐乃已彼不荅理如者如工尹商陽之兵殺三人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事不幸類此而况生殺者皆不當法乎此西川使者之可歌也

皇帝五年秋皇華遣使行九州皇明明見萬里外猶恐陰曀生蜉蝣奉使代天明四目達九幽假天喜怒私恩讐欺皇明是非一逆海倒流其中荅理子西邊托迴遊西邊有鳥其名為休留復有老狐九尾而九頭窮妖作怪呼匹儔

朘我赤子血上蔽十二旒力大泰山不可拔答理子一觸泰山折之如不周嗚呼漢有張綱衛有史鰌元有答理足追前猷太史筆不貶褒我作歌詩繼春秋

橿弓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之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休留怪鳥陸佃曰釋鳥所云怪鴟是也其鳴即雨為圖可以聚諸鳥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噉蚊蝨疰子謂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即山酉陽雜俎天狗九尾山海經青邱之國有狐九尾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續漢書張綱為侍御史安帝時遣八使按行郡縣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史鰌即史魚也按元史答理麻傳載其拜監察御史劾丞相拈朮迭兒專權貪肆風紀大振擢河東道廉訪副使改燕南道廉訪副使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泰定元年陞

福建廉訪使遷淛西廉訪使天歷三年遷淮東廉訪使明年召拜刑部尚書元統元年陞遼東行省參知政事元統三年遷山東廉訪使除大都路留守政績甚多即繼以至正六年遷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學士承旨遷陝西行臺中丞致事優養而於至正五年巡察西川並不之及又順帝本紀亦第云時諸道奉使皆與臺憲互相掩蔽惟京畿道定定湖廣道拔寔糾舉無避而於答理麻並不之及故詩云太史筆不貶褒我作歌詩繼春秋盖以補元史之闕也

春草軒辭

毘陵華孝子幼武六歲而孤上事其母以純孝聞嘗自取孟郊游子詞名其所居軒曰春草子爲體游子意賦春草詞

春暉遲下春雲暖春草軒前草長短中有百歲宜男花一

色青蚨綴枝湔青蚨子母生死恩草有靈芝生孝門春暉照人春不老芝草蘭干芝有孫當時廖生芝草綠瑤草琅玕樓别鵲孤兒日長草忘憂錦棚護兒如護玉春菲菲草油油千金駿馬五花裘吁嗟兒今毋好遊銅駝陌上春風愁草萋萋春杲杲遊子歸來在遠道堂前何以報春暉身上春袍照春草 瑤草一作瑤圃

搜神記南方有虫名蟓蠋一名蜘蠋又名青蚨形似蟬而稍大生子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来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後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述之以還錢名曰青蚨亦名子母錢

萱壽堂辭

為海漕府經歷孫仲遠作

孫家高堂風日好堂前祇樹宜男草孫家阿婆昔宜家今日宜男復宜老香霧濛濛吹繡輿花雨斑斑上文褓阿婆之年八十深五鸞恩誥封泥金孫家郎惜寸陰把萱酒為萱吟易搖十歲風前木難報春暉寸草心

傅道人歌 并序　一作傅劊子歌

御史斡勒允常為余道傅道人事道人字隱陽朔人也性勇猶壯年無所用其勇遂執砧質之役於刑部會河南有以誅誤繫請室者若干人道人獨明其非辜不忍陷死地且加存恤未幾赦出之皆詣道人謝再生之年其殺人之中又有仁義類此

積勞當得九品官一旦棄去遇異師於閿陝間與之語有悟素不識書即能賦五字詩道其所脫然者後遂入嵩山不還者十年父兄妻子莫知其所如往今居洛陽三井洞株坐不出好事者往候見之訖無一語吾子為古詩文喜錄奇事若道人者亦一奇也且道人約余三年後當見余洛城之東事果當以吾子之作遺之余讀宋史如李芾忠烈之助亦一劊手耳其可以五百例賤其人乎若隱陽者既勇於敵而殺又勇於不敵而無殺脫退其役而進道於黃冠者師非其以執術為不是而訖

善復其性者歟故為作歌一首復御史云

祈連山人天骨奇十五能運朱屠椎二十報仇許人死殺人不数武陽兒鄉里不見容官府不見治猛氣奚所託仗劍歸京師京師殺柄司秋官假爾牙爪虎豹關今日尸一逆明日誅一姦朝食悖臣膽暮食凶人肝龍蛇見血性忍改鳩隼化質身無難尋師度關陝棄家入嵩山只今咲松以辟穀劍埋三井飛精服餌聯彌明石鼎句能和商顏紫芝曲客來敲關不一語但聞鼻息聲滿屋烏臺御史卯金公羣邪胆落稱人雄囊封事畢志即東轂城丈人有前約三井洞前尋赤松

漢書霍去病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山史記信陵君列傳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刺客列傳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月令鷹化爲鷹韓昌黎有石鼎聯句道士軒轅彌明也序云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史記留侯世家後十三年見我濟州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

留肅子謌

留肅子草衣儒居無室屋出無驢十年落魄走吳下一日奮迅遊天都自言袖有黃帝書淮荒海盜及吳私大臣不諱省中木法官交譏臺上烏草衣言事不畏死請劍欲斬崔司徒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衣赭衣關三木註三木謂杻械枷通典成帝時御史臺有烏集故謂之烏臺漢書朱雲曰臣願請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首上問爲誰對曰安昌侯張禹後漢崔寔傳從子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

得爲司徒問其子鈞何如曰論者嫌其銅臭

洪州矮張歌

洪州矮張道人術流之奇士也其術出國初李國用國用又出於德長老不苟干貴人即見貴人不苟佞不仁者規言之無隱推其人以占其家及其子孫之凶慶皆奇驗若神輕財鮮難有古義士之風余客西湖大禹觀而道人來寓與余鄰時過談天下事非今之豪傑所能及也且欲授術於余余謝未暇歌以送之

洪州矮張如矮瓠大帛深衣沒僂屨自言矮瓠不食酒惟

貯先天九宮數蚤年俠氣慕朱郭輕財屢倒千金槖得道人疑李士寧滑稽時效東方朔溲瞳注射金蟆精口如急雨傾建瓴卒然一語中人隱王公錯愕面發赬烏乎王謝誤蒼生天下烏用爾寧馨居中可乏汲長孺使邊須用蘇子卿我本先皇賜進士十年不調錢塘市官程那敢問雄飛國法新蒙脫胥靡西湖西南山南水華落日清而酣凾船載酒適名姓三尺長喙金人緘嗟乎五鬼賊三屍諓矮瓠矮瓠無多譚

朱郭朱家郭解也事文類聚李士寧道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為按之翌日士寧謁君謨視其狀乃夢中逐虎

正肯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士寧来謁君謨君謨告以久患目疾昨夜夢龍樹菩薩士寧即於袖中出画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士寧乃瞪目視君謨須臾兩目豁然明快歐陽公贈李士寧道人歌言不純師行不純表滑稽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漢書猶髙屋之上建瓴水也注瓴盛水缾晉書王衍傳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是人也賈誼賦傳說胥靡乃相武丁注聯繫相隨服役也莊子顧有喙三尺注喙三尺顧無言也凡鳥喙長則不能鳴酉陽雜俎人有三尸上尸清姑中尸白姑下尸血姑凡庚申日言人過於帝廣記三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間罪過蓋三尸欲人々死為鬼歆享祭祀也

秀州相士歌

秀州相士許見心者拜余笠湖上首出句曲外史自贊一首及縹冊一帖且傳其言云持此以見梅花道人道人技癢當為汝歌歌訖然後乞其奇文

章予為噓然大笑既為賦歌詩一章又如其志書
梅花道人傳一通俾東歸以復外史

秀州相士薛見心重湖風雨来相見手把茅山道人詩亦
有胡僧寫東絹自云膝不拜公卿海内名人初入卷縹綾
方冊錦盤囊手録梅花道人傳道人不讀姑布書兩目看
天走青電梅花忽露太極心南枝北枝開一遍秀州相士
亦識道一笑求心符鐵券章生不相一隻眼桑生不相一
尺面貌如削仸帝治開背如植鰭王業建君不見漢家將
軍如枯腰午夜髒燈照悲喑一隻或作一隻

元詩選注張雨字伯雨錢唐人棄家登茅山所著有句
曲外史集左傳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真將軍也荀

子非相篇古有姑布子卿今世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學者不道也庚嶺梅南枝已落北枝方開梁史章昭達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後昭達曰酔墮馬鬢角少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中流矢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昭達官至司空五代史桑維翰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至宰相非相篇皐陶之狀身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説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

翕演贈丁道人

令威仙人歸故林白晝飛下天門深一千年人忽作鶴二十八宿皆為翕俛頭垂翅聽驅使走報禍福不敢諳南方朱鳥獻奇狀部領其屬來駸駸毛鱗羸介各異態肖象妙合天地心翩然謝客欲高舉便恐滅迹丹霞岑東州名山

指華頂碧天倒墜青瑤簪人間華表或可擬馭風時復来相尋

續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来集人或欲射之鶴於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歳今来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宗懍志南宮赤帝其精朱鳥

治師行

贈緱氏子名長弓太湖中人與余鑄鐵笛者也通文史又善鑄鐵冠如意自云將鑄湖心鏡求余詩歌之云

湖中治師緱長弓有如漢代陶安公七月七日與天通朱雀飛来化青童且莫隨仙蹤飛鴻道人鐵笛已在手鐵冠

八柱淩喬嵩皇帝一統訶羣凶猛士千將無所庸還徼上青子天上裨重瞳江心火電流赤虹雲凝霧結愁蟠龍列仙傳陶安公六安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冲天安公伏冶下須臾有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來安公騎之上升九國志蜀王宗壽得一鐵鏡一青衣小兒曰鐵鏡神物宜見還出鏡與之長揖而去廣信鏡賦鏤五色之蟠龍刻千年之古字

艾師行贈黃中子

艾師艾師古中黄肘有補注明堂方籠有岐伯神鍼之海草岐伯遺針於海島岸生艾草他艾十不及一篋有軒轅洪爐之燧光灼艾禁木火火鏡火珠取火佳鍼窠數穴能起死一百七十銅人孔竅徒紛厖華陀鍼灸不過數處三椎之下穴一隻二豎據穴名膏肓百醫精兵攻

不得火攻一策立受降金湯之固正搗穴快夫急落如飛鶴梅花道人鐵石腸昨日二豎猶强梁明朝道人步食强風雨晦明知陰陽老師藥劵不受償何以報之心空藏施藥勝施羊公漿會有仙人報汝玉子成斗量

晉書葛洪自號抱朴子抄金匱藥方萬卷肘後急要方總四卷左傳晉侯疾病求醫於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將若我何世說周仲智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爾搜神記羊公伯雍父母葬無終山遂居焉山高八十里公汲水作義漿行者飲之有人以石子一斗與種之五當生其中種其石數歲玉子生

醫師行贈袁鍊師

大茅先生上天司死生每歲考挍月之二日為嘉平至今

華陽有仙會會則鬼獸吽嘯丹光明上帝又閱其人之枉死必生仙醫有如貞白者代居山中捄愚氓自從貞白上仙去杏林剪伐橘井夷溝坑越七百歲乃有袖雲氏弱冠學道朝天京天子問道賜爵秩師拂衣去還山自吹鳶鶴笙不燒丹不辟穀不飡日月精不役罡訣甲與丁人有奇疾弗能名鬱如病草無勾萌師一視攣者伸聾者覿跛者行問之無吹咀之劑鍼石之兵惟有日兩炊飰折足鐺乃云太上親傳一管筆三軸經無憂祖師傳至我我奉行之無足驚吾聞上古俞跗善療疾不施湯液尚須皮毛解剥淨洗五藏腥如何三經一筆乃爾靈人報以金擲之如瓦

磔以應售欲豈比長安清亦何必隱居辛苦註草經嗚呼人生喜怒悲樂病易成須髮日槁爲星星便從鍊師乞懸喫大棗青華定錄共見茅君盈日兩或作日用

唐六典道士脩行德高思精謂之鍊師茅盈內紀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南史陶宏景字通明謚貞白先生年二十餘拜表解職入茅山自稱華陽隱居神仙傳吳人董奉隱居廬山爲人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十年得十萬餘株時號爲董仙杏林仙鑑蘇耽桂陽人將仙去謂鄉人曰後二年大疫乃植橘作井曰受病但食一橘葉飲井水一盃所全活者千百人歸曰橘井漢武內傳帝曰阿母發五岳真形雖覩妙理而無六甲靈飛之符太陰六丁玉女之籙史記扁

鵠曰上古有俞跗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陶貞白有本草注神仙傳晉許穆入華陽洞得道王母第二十女紫微夫人降之曰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飛騰之藥也接遺老君拜茅固為定錄真君

芝秀軒詞

東倉馬君瑞以芝秀名軒虞學士集為書其扁李著作孝光為之記復求歌詩於予故為賦騷詞四章

芝秀兮煌煌。羅生兮滿堂。紫雲囷兮如蓋。露湛湛兮沐芳。美夫人兮賢姱。集靈瑞兮未央。

又

芝何為兮為秀。匪植以生兮。匪培以茂。協沖和以華滋兮。

食之而壽。

又

山嵯峨兮谷逶迤。歌紫芝兮吹參差。懷美人兮不可以追。

又

鐵之涇兮鳳之沼。思公子兮善窈窕。善窈窕兮樂康。聊逍遥兮歲年老。

壽岩老人歌

壽岩老人者吳興欽先生德載也老人仕宋爲都督計議官宋革老人奮義兵不肯送降欵哭兵募生致其人義其言議爾官之老人列其椒授書郎

遁隱長山之石岩石生冬青萬年之枝老人遂號

壽岩又自志以文去老人之死四十年其孫灤出

其手澤求余歌之

壽岩老人宋都情。不肯新朝食周粟。水晶國裡七寶山。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黃石眠怒虎。圯上傳書曾有語。歸来故羊尋赤松。萬年枝上盤冬龍。冬龍萬年與石鬬。老人一杯持自壽。煉石未補天南孔。空叶坐見瀛洲生軟紅。嗚呼壽岩之人兮元不死。南斗化石齊崆峒。

史記留侯世家良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墮其履圯下顧良取履履之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州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葛洪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居

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念其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見道士引至山與弟語畢問平羊何在平與兄往至山東見白石因叱之石皆起成羊數萬頭按黃初平亦號赤松子蘇軾詩軟紅猶戀屬市塵自注前輩戲語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往問道焉

題鐵仙人琴書真樂窩 附錄李孝光所作也

舉世之樂。無如鼓琴。琴可以禁人之邪心。易入之哇淫。舉世之樂。莫如讀書。書可以絕小人之挾邪。履君子之坦途。世人為樂千種好。不如我樂長可保。彼有嗜酒樂。飲逢毒若酖。醢妻讙虞。自令身枯。溺心貨殖。為盜賊積。崇勢凌人。鬼神斷嗔。蚤官驕子。疾為禍首。或世所樂。自詭神仙。累萬人學。無一長年。有樂放恣。毀除須髮。捐棄

父母終竟不覺有察於獄謂俾不憯性習浸移久而泰甚凡此衆樂豈不可懷不如我樂無患與菑鐵仙左琹右書傳終日危坐笑以咍忽見吾詩仰天歌鐵仙豈不大樂哉

鐵笛歌為鐵崖賦 附楊先生所作後

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含嚼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闥彤庭跪献丹扆箴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都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棹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升峯絕頂俯瞰東溟渌王綱正

統著高論。唾彼傳癖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
者徵球琳。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
七十二朶之青瑶岑。莫邪老鐵作龍吼。丹山鳳舞江蛟
吟。勗哉宗衮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一聲振我
清白祖。大鳴盛世載賡阜財解愠南風琴。

鐵篴謠為鐵崖仙賦 附録雲間錢鼒作也

鐵崖仙人冠鐵冠。錦袍不著衣褐寬。棄官流蕩山水窟。
胸中奇氣蛟龍蟠。手持鐵笛竅有九。錚錚三尺青琅玕。
吹之奇聲絶人世。抑揚悲壯淩雲端。鐵崖山高高百丈。
片片吹落梅花寒。太湖老漁狎唱清江歌。仙人側卧吹

回波七十二峰翠鸞舞○大雷小雷走深渦○君山芙○最奇
絕○一聲草木摧○兩聲山石裂○三聲蜿蜒躍波起○四聲卷
海作飛雪○五聲山嶽盡動搖○六聲百鳥皆噤舌○七聲吐
氣成虹霓○搏桑枝上金烏啼○八聲射光凝牛斗○丹桂枝
邊玉蟾吼○九聲十聲迸銀河○鬼神股慄天蹉峩○河鼓輟
瓊耜○天孫停玉梭○九重震疊開蕩蕩○帝閽驚定搊訶○
鈞天大人側耳聽○口勅仙吏旁搜羅○勿甘吹笛樂吾樂○
芒屩嬾上金鑾坡○仙人仙人鐵石腸○引喉噴鐵金琅璫○
中通外殼直以剛○鏌鋣善鳴愁鳳皇○底須截竹崑崙岡○
願將鐵崖壽鐵笛○後天不老凋三光○

樓　澍傅霖校

鐵崖樂府卷之七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已上凡三十首皆先生涉歷世故有慨於衆多託於鳥獸草木以起興者諷者得其旨則勸善懲惡蓋亦不無補云後識

鐵厓樂府註卷之七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孫元音穎若

金　照雪湖　訂

堠子詞

堠子箇箇復箇箇。十里五里官道課。行人捷徑行不從官道過。于嗟堠旁岐轉多。堠子荆棘如銅駝。

按堠里堡也謂路旁堠元史世祖時立急遞站鋪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則設一鋪於各州縣所管民戶及瀕籍戶僉起鋪兵中統元年詔隨處官司設傳遞鋪驛每鋪置鋪丁五人晉書索靖指宮門銅駝曰會見汝在荆棘中爾

鍾藤詞

南有美木。鍾藤束（叶朔）只。鍾藤日肥。美木削只。於呼孤剛柔

惡。蕘。之。孰捺。斧。斤。為。我。理之。

異物志鍾藤繞裹樹即死藤成樹大者十圍可為杖為筐勝竹韓愈詩幾歲養成為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白居易詩先柔後為害有似諛佞徒

醴泉詞

醴泉兮無源。靈芝兮無根。如。何。求。俊。兮。而。欲。求。乎。人。門。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禍人不在貴族靈芝無根醴泉無源

泳水詞

泳水可以尋珠。（商邱問）射石可以飲羽。（李廣郭）乃知。一。心。之。人。

兮遇物而無迕

列子子華子之門徒指河曲之淵謂商邱開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邱開泳之既出果得珠西京雜記李廣獵於冥山之陽見卧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幹折而石不傷予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按夜行疑虎射石沒金李廣前有熊渠子見韓詩外傳呂覽亦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

梟蘆詞

梟徙而不成鳳兮蘆種而成荻此智者之捺心兮受降同乎受敪

杜甫詩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注晉張重華傳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又梟盧以五木為采有梟盧雉犢之形盧多者為勝盧犬名作蘆未詳霍去病傳時匈奴渾邪王降去病曰受降如受敪

龍虎詞

檻足兮虎成狗。燒尾兮魚作龍。得勢。失勢。兮而以。分乎雌雄。

司馬遷書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韓子夫虎之所以能伏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郘氏聞見錄魚躍龍門化為龍必雷燒其尾乃化

狗馬詞

狗有烏龍兮。馬有的盧。的盧狗主兮。烏龍食奴。於呼交之借兮無解。孤之託兮無嬰。吁嗟。烏。龍。兮。狗。之。解。吁嗟。的。盧。兮。馬。之。嬰。

續搜神記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於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後共婦與奴私通遂謀殺然當戶拔刀狗數注

晴紙唇視奴然覺之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頭奴失刀仆然因殺奴以婦付縣殺之世語劉備屯樊城劉表曾請宴會荊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厠潛遁所乘馬名的顱至襄陽城西一檀溪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顱今日厄可不努力的顱一踴三丈遂得出史記游俠傳郭解軹人以軀借交報仇又趙世家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朔客公孫杵臼謂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程嬰卒立趙孤趙孤既立遂自殺

鷹馬辭

鷹使司漏馬使警偷臧者守杼獲者運斗彼此職廢空抱主憂君不見薛恭尹賞各有所兩地一易俱稱優

通鑑諸葛亮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今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所求皆足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終無一成豈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臧獲奴婢也男曰臧女

曰獲漢書薛宣傳宣入守左馮翊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数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職不稱而粟邑縣小民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

鳳鏘鏘

鳳鏘鏘求其凰凰既得不復念母將不如城頭烏日日夜夜哺母與母翔

玉臺新咏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春秋元命苞烏孝烏也春秋運斗樞烏為陽陽氣仁故反哺

鶴蹮蹮

鶴蹮蹮乘君軒肉翅重不復戾九天不如地上雞乃得竊藥隨飛仙

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詩鳶飛戾天戾至也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白日昇天臨去時餘藥器置庭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五禽言 并序

禽言無出梅都官之作予猶惜其句律佳而無風勸之意故予製五禽言言若拙而意頗関風勸焉

喚起喚起東方明門前已如市上林有鳥敘司晨苦敕蕭娘腰方美

韓愈詩喚起窓全曙注魯直云喚起聲如人絡繹員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優齋謾錄云唐顧渚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鸜鵒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云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為喚春鳥衆陽記雞主司晨南史臨川王宏傳帝詔宏侵魏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魏人遺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吕姥

但畏合肥有韋虎楊巨源詩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元稹詩揄揚陶令緣求酒結托蕭娘只在詩白居易詩風朝舞飛燕雨夜泣蕭娘

又

提胡盧提胡盧沽酒何處沽烏程與若下美酒高無價小姑典金釵勸郎醉郎醉即罷君不見城中官長壺盧提十日九日醉如泥杜詩注胡盧以盛酒胡古與壺通後漢周澤傳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注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又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苦姑有孝女姑為慈母妾亦甘為

東海婦

陸游詩君聽姑惡聲無乃遣婦魂漢書漢女者居東海養姑姑女誣之於姑姑徑詣太守訴而殺之五月下雪青藤山人路史東海今淮安海州一統志載孝婦廟在巨平山北

又

子歸子歸子歸子不歸白頭阿婆慈且悲子弗歸待何時君不見西江處士章九華十年去赴郎園料母死妻啼未還家

禽經鵜鴂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一說子規非杜鵑乃叫不如歸去者

又

行不得哥哥我不行奈我何西山有豺虎西江有風波風波尚可壺豺虎尚可羅努兒閑平地多行不得哥哥

本草集解今俗謂鷓鴣啼曰行不得去也哥哥

歸雁吟

江南荷葉黃。見爾來江鄉。江南春水暖。歸路同天遠。春復秋。秋復春。南來北往多苦辛。滙為友。鷺為鄰。他山。鷓鴣。好結。婚。只往。江。南。生。子。孫。

月令孟春之月鴻雁來註自南而來北也仲秋之月鴻雁來註自北而來南也韓愈詩嗷嗷鴻雁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詩註鳧好沒鷗好浮故一名滙今人加烏字本草集解鷗浮水上輕漾如滙也

兩鵓鴣

為顏氏婦賦

兩鵓鴣。朝朝暮暮啼不休。天陰婦棄去。雨止還相求。天公。陰。晴。變。不。測。嗟爾。夫。婦。難。為。述。勃鳩水西頭。啼過東家樓。

東家樓前琅玕樹枝枝連理森相樛無風無雨春正好願爾長作鴛鴦儔莫效前身鷹隼仇

埤雅鵓鴣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又曰天將陰鳴鳩逐婦啼中林林鳩怒啼無好音梅聖俞詩曰天欲陰鵓鴣怒鳴鳩出林婦去高飛如失音雨欲止鵓鴣鳴婦不喜樊人因此卜陰晴陰逐晴呼無定聲晴林有枝可並宿雨巢何處能相尋詩南有樛木註木下曲曰樛月令鷹化為鳩

匹鳥曲

建章宮中匹瓦飛太液浮起隻紅衣文塘小徑迎春歸春紅蓮葉春猗猗金丸嬌郎故驚起白頭隻飛似隻死上林雁歸恐流離九疑悵悵天萬里長干沙頭入望夫願託錦鱗西江書結生不作白頭伴結死須作青陵鳥

古今注鴛鴦水鳥似鳧毛有文采雌雄未嘗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而死故謂之匹鳥魏志文帝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崔珏詩翠鬣紅毛舞落暉又衹遇寒塘亦並飛謝氏詩源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舒錦杜牧詩鷩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又回頭李商隱詩鴛鴦不羨頭俱白飛去飛來烟雨秋唐詩只合雙飛便雙死背綠相失便相離徐陵賦既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萬里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青陵鳥見卷二杞梁妻

鮫人曲

鮫人居錢塘湖自從劍客過湖去世人不識真仙儒靈丹擲湖水湖水清如酤江妃惜不得貯在明月壺鮫人夜飲明月腴夜光化作眼中珠手擘蓮葉盤一株盤中走珠汞不如世人無仙意波心蕩漾青頭鳧煮龍炮鳳日日千金

廚何以洒君心熱寧君軀洒君熱寧君軀須飲鮫人明月珠

述異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說文酤一宿酒也杜甫詩江妃水仙惜不得荆楚歲時記南方競渡者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杜甫詩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北夢瑣言張建章往渤海遇仙女邀至一島遺一鮫綃夏至炎熱展開則滿室凛然

義鴿三章 并序

予讀康里相家義鴿志為之喈曰嗟乎通文史如衛仲道妻而有不鴿如者彼忍於不義不忍於死爾蕞爾鴿非有倫理之教詔也又豈識有一醮終身之義乎而托以死答所配非其所惡有甚於死

者乎於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義爾而義反滅之則物性反優於人乎噫吾不知之矣抑予聞鴿之不止義也其養子也鳲鳩之仁其託書也鴻雁之信爰賦三章以補前人之缺云

肅肅兮飛奴好爾匹兮哺爾雛吁嗟爾德兮均慈愛於鳲鳩

右一章

格物論鴿亦鳩類有數種皆兩兩相匹而不雜交人家多畜之翔集屋間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同郡蔡邕女名琰字文姬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乃贖之而重嫁於祀開元遺事張九齡少年時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

曹植責躬表七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埤雅鳴鳩性一而慈

肅肅兮飛奴離爾儔兮別爾家叶姑吁嗟爾勞兮比鴻雁兮將書

右二章

蘇武傳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古杭雜記高宗宮中養鴿太學士人作詩風之有云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流入大內高宗惻然遂不後畜

肅肅兮飛奴欶相失兮婦夫死者兮已矣生誰適兮與娛朝不粒兮無與呼莫不室兮無與居豈無他儷兮我儷不如閱七日以死兮矢一節而弗渝吁嗟爾烈兮維比與乎關雎

右三章

詩豈無膏沐誰適為容適音的主也

警鵰三章

吁嗟乎鵰来兮汝趾不爪兮臂不翎横口豎齒長眉目兮曾不鈎吻而金睛胡為肆攫搏兮勇憑陵稱人類兮負鳥名吁嗟鵰兮反已靈庠序汝鄉兮衣冠汝朋

顔師古漢書注鵰大鷙鳥一名鷲黑色翮可為箭

又

横翔傍舞兮群笑以囂陰窺狙伺兮風草動摇嗟爾醜兮不可以招讐一獨兮将汝梟上或牾兮下或憍隔截鷙鵠

兮愁青霄吁嗟雕兮逞爾豪鷙剛者怠兮與爾爭高遨

憍音驕恣也逸也

又

貞柏蒼蒼兮烏府初霜寒氣襲襲兮皂雕在傍匪汝朋比兮伏陰紆陽扶豎正直兮不茹吐其柔剛鸞鳳遂舉兮梟獍云亡吁嗟雕兮不改行收汝族兮磔以禳

通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故御史臺謂之烏臺又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陸佃埤雅雕食草似鷹而大黑色故俗呼皂雕

此先生在天台喻其豪民未率化之作也今其人有臾名改過求自列於善民以一洗舊日赤書其門之醜故

曰詩可諷也

宋濂鐵厓先生墓誌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仇官短長先以餌釣其歆後乃扼抗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雕

射羆行

草枯燎發原野赤老羆憤起千軍敵將軍名號已而思虎名白羽慣數黃狼肋老羆決石如怒猊將軍立馬攢霜蹄滿弓一射正貫髀馬前突立人而啼南山白額當道卧東西之人不敢過少年匹馬隨譟呼從渠生拔白額須劉白額作飲器坐令泰山之婦歌好世、

韵府狻猊即獅子似虎色黃又徐浩書如怒猊決石晋書周處謂父老曰時和年豐何苦而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獸後水搏蛟遂厲志好學期

年州府交辟西京雜記李廣獵冥山之北見卧虎一矢斃之以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厭辱之也泰山婦見下殺虎行

鬬鷄行

兩雄勇銳誇匹敵老距當場利如戟氄毳毰毸蝟刺張怒咽硯磂嗔眼碧劍心一動碎花冠口血相汚膠綵翼何當罷鬬作啼聲埭上棃花春露滴

左傳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韓愈鬬雞聯句精光目相射劍戟心獨在既取冠為冑復以距為鐵又磔毛各噤痒怒瘦爭碨磊又剸尖深難解嗔睛時未怠又頭垂碎丹砂翼搨拖錦綵南越志雞冠四開如蓮花齊書武帝常幸瑯琊城宮人皆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今呼為雞鳴埭

殺虎行

劉平妻胡氏從平戍零陽平爲虎擒胡殺虎爭夫千載義烈有足歌者猶恨時之士大夫其作未雄故爲賦是章

夫從軍妾從夫夢魂猶痛刀箭瘢况乃全軀飼貙虎拔刀誓天天爲怒眼中於菟小於鼠血號虎兕冤魂語精光夜貫新阡土可憐三世不復仇泰山之婦何足數

李白詩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白翎鵲詞

按國史脫必禪曰世皇畋於柳林聞婦哭甚哀明

日白翎鵲飛集幹朶上其聲類哭婦上感之因名
侍臣製白翎鵲詞鵲能制猛獸尤善禽鴐鵞若也
舊詞未古為作白翎鵲詞二章以補我朝樂府

白翎鵲 西極來叶黎 金為冠玉為衣百鳥見之不敢飛雄狐猛虎愁神機先帝親手鞲重爾西方奇海東之青汝何為下攫草間雉兎肥奈何猛虎雄狐狸

類纂朔漠之地無他禽鳥惟鴻雁與白翎雀鴻雁畏寒秋南春北白翎雀雖窮冬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曰白翎雀絶照詩昔如鞲上鷹劉良注鞲以皮蔽手而射鷹也一統志北山夸產海青鳥小而捷能擒天鵞羣燕撲之則墜亦謂之海東青爪白者尤異五國城東出

又

白翎鵲来西極地從翼旋山目側邉風朔氣勁折膠材官猛箭與之敵黃狼紫兎不餘力須臾白雪輕一舉千仞直駕鵞洒血當空擲金頭玉頸高千尺千秋萬歲逢王食

幽冥録楚文王好獵人有献鷹為獵於雲夢烟燒張天毛羣羽族争噬競搏鷹瞪目雲際無搏噬之志王謂献者曰汝將欺余耶答曰若効於雉兎臣豈敢献俄而雲際有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便竦翅而昇須臾毛墮若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墜地度其兩翅數十里衆莫能識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乃厚賞之廣雅鴚鵞雁也鴚與駕同

佛郎國進天馬歌

天馬歌本古樂府車馬六曲之一也漢郊祀樂歌亦有之然漢之得天馬或出於渥窪貳師將軍之伐

宛非德徠之維我有元至正聖人德被西裔而佛郎馬來宜作歌章光賁樂府故作此歌

龍德中元氣昌天王一統開八荒十又一葉治久長前年白雉來越裳中國聖明日重光仁聲馺沓動嘉祥烏桓部族號佛郎實生天馬龍文章玉臺啟閶闔張願為蒼龍駕東皇瑤池八駿有若亡白雲謡曲成荒唐有元皇帝不下堂瑤母萬壽来稱觴屬車九九和鸞鏘大駕或駐和林鄉後車獵侯非陳倉帝乘白馬撫八方調風雨和陰陽泰階砥平玉燭明太平有典郊樂敬尚見榮河出圖像麒麟鳳鳥紛来翔

史記初天子發書曰神馬當從西北来得烏孫馬好名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通鑑前編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来獻白雉駁悉合切音駁廣韻駁騮馬行疾也李白明堂賦仁聲駁沓乎無疆資治通鑑注烏桓東胡種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其餘衆散保烏桓山因為號馬漢天馬歌遊閶闔觀玉臺穆天子傳天子之八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騂騮綠耳又天子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下王母為謠曰白雲在天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東京賦屬車九九乘軒並轂封禪書秦文公東獵汧渭之之閒卜居之而吉又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命曰陳寶魏都賦長庭砥平鐘虡夾陳顔師古聖德頌如砥之平如矢之直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尚書中候帝堯即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圖

樓澤育蒼校

鐵厓樂府註卷之八

目録　　門人富春吴復類編

覽古　四十二首

已上凡四十有二首蓋迹太白之覽古少陵之遺興而作也雖事關史斷而中有詩法存焉作古詩者其可無學乎復識

鐵厓樂府註卷之八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斯元仁近方
黄鶴羽西德　訂

覽古

晋師納天王大義白日披尹固附孽子奉籍奔蠻夷道逢周郊婦三歲爾大期三年尹固死婦言如著龜

列女傳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于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晋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

婦人惡尹固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

其二

出姜哭過市呼天天實聞市人皆涕下魯賊當誰分出姜不歸魯麟書誅其君

春秋左傳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其三

秦穆飲盜馬楚莊忘絕纓齊景恩一木觸槐有溺刑婧女告齊相稱說辯且正明朝抜槐令婧婦疑當作父脫囚名

史記秦本紀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

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獲晉侯以歸說苑楚莊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之火來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皆絕其冠纓然後復樂燭後晉與楚戰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怪問之曰臣乃夜絕纓者也按唐書魏徵傳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二事聯屬蓋亦有所本也晏子春秋齊景公有所愛槐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者且加罪焉其女懼而告晏子曰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槐而賊人可予晏子入言之公乃出傷槐者因按列女傳傷槐衍之女名婧婧疾郢切情上聲

其四

單父七絃琴為治務感興十金南門木立令務必行單父有成效夜漁若嚴刑南門能徙木不能徙民情以此知巧

信不如拙而誠

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家語子賤為治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也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宓子得此術於單父也史記商君列傳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

其五

韓厥戮趙僕不以私害公後人援此義往往為逢蒙曲逆不背本事主可移忠偉哉劉公論呂布真難容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史記陳丞相世家高帝封平為戶牖侯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

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高帝南過曲逆乃更以平為曲逆侯後漢書呂布傳劉備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

其六

應侯刻薄人須賈得無死飛將殺霸陵狼狠不足齒如何畫眉郎五日殺掾史

史記范雎傳須賈為魏使齊范雎從齊王賜雎金及牛酒須賈以告魏相魏齊魏齊大怒擊雎雎佯死以簀置厠中得出乃更姓名曰張祿秦昭王拜為相封應侯魏使須賈於秦范雎微行見須賈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乃取一綈袍賜之范雎御入相府須賈大驚范雎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李將軍傳廣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漢書

張敞傳敞為京兆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曰五日京兆今何如乃棄舜市

其七

齊相善求治議論人人殊蓋公本黃老一語蓋有餘諸儒不足聽醉吏自足呼醉吏獄不擾諸儒多訴疑當作詐狙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蕭何卒參入相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日夜飲醇酒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楊子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

其八

恭儉漢天子取士忌少年未應絳灌徒庭中肯妨賢徒為

宣室召後有長沙遷不見馮都尉龐眉竟誰憐

史記賈生傳賈生年最少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天子後亦疏之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後微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馮唐傳文帝拜唐為車騎都尉景帝以唐為楚相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

其九

田叔作魯相王不敢遊田痛愧取民物償以中府錢漢人重長者長者豈非賢

史記田叔傳景帝以為魯相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怒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終不休曰吾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又文帝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

其十

任安與田仁同仕將軍門廝養惡齧馬實坐貧失身發忿騎奴席拔刀徒自分不會趙少府何時別奴羣乃知聖賢仕端不與賤貧

史記褚先生補傳田仁與任安相善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二人家貧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

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將軍呼所舉舍人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於是趙禹悉名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

其十一

郭解本大俠睚眦殺人感當其出邑屋獨不殺倨敖屬吏脫踐更卒感肉袒来此事實近道可以俠少之

史記游俠傳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又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吏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

其十二

漢廷古遺直免官歸田園已聞御史奏嚴李有飛言矯制獨無罪加冠禮終存誰謂淮陽名淮陽為寡恩

漢書汲黯傳黯隱於田園居數年嚴助傳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私交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張湯傳湯為御史大夫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湯有所愛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汲黯傳河南失火武帝使汲黯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傷水旱萬餘家人臣以便宜矯詔發倉粟以賑貧民請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又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又上名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上曰君薄淮陽耶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其十三

出關棄繻子南征笑狂生左右無黃髮潺夫挾之行戮殺

漢使者君臣起大兵尉佗羈漢紱何曾請長纓

漢書終軍傳軍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廼前棄繻生也又南越與漢和親廼遣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南粵王傳趙佗秦二世時行南海尉事秦已滅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后時自稱南粵武帝文帝使陸賈賜佗書佗改號稱臣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胡薨嬰齊嗣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摎氏女生子興嬰齊薨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曾與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終軍等宣其辭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其相呂嘉廼陰謀作亂攻殺太后后王盡殺漢使者於是天子乃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

其十四

成都賣卜士大易先天心弟子一區宅桑榆有餘陰何為天祿閣忘身幾陸沉門前載酒者奇字時相尋為謝門前客從今傳酒箴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漢書揚雄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陳遵傳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

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
酒人復藉沽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
由是言之
酒何過乎

其十五

子陵江海客本非沮溺倫仁義立奇論豈果忘吾民狂奴
作故態飄然歸富春客星犯帝座太史奏天文故人信符
讖三公等浮雲

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
即位光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
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遣使聘之
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乃投扎
與之口授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
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撫光
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復引光入因共偃卧
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

日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通鑑光武紀帝好圖讖又帝方以吏事責三公

其十六

武丁夢良弼審象極冥搜光武思故人物色在羊裘彭城有處士君恩責林邱肢肱不為用顏色徒相求

書說命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後漢書姜肱彭城人桓帝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其十七

董卓劫慈明次以及伯喈子龍獨何人談笑卻喔喔高視梁碭上片雲卷而懷古來高世士塵埃豈能埋

後漢書荀爽字慈明董卓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就拜又蔡邕字伯喈董卓辟之稱疾不從卓大

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勑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又申屠蟠字子龍再舉有道不就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董卓廢立蟠及爽等俱徵惟蟠不到居無何爽等為卓所脅廹惟蟠處亂末終全高志注梁國有碭縣居蓬蒿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

其十八

襄陽有高士生產不曾治何以遺妻子鹿門有深期籍籍齒牙論龍鳳名諸兒諸葛拜床下可是圯橋師

後漢書龐公者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表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通鑑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此間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襄陽記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

其十九

孔公薦一鶚義烈爭秋霜矢心報知已討賊尊天王漁陽掺英憤夫豈病悖狂營門三尺棁音脫殺氣披欃槍

後漢書禰衡字正平孔融上疏薦之曰鷙鳥累伯不如一鶚融数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数有恣言操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参撾蹀躍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融後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棁杖坐營門以杖箠地大罵說文棁大杖也

其二十

會稽嵇叔夜才氣浩不群平生癖於鍛餘好在琴尊不如一長嘯携琴學蘇門可憐廣陵散奇弄今無聞

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其先會稽上虞人康有奇才遠邁不群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山濤舉康自代乃與書曰闕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每夏月居其下以鍛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安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收康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阮籍傳籍於蘇門山遇孫登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其二十一

汝南許文休喪亂一驚士敢當諸葛拜合受元德郿士論推指南無乃失臧否乃知郡公(疑當作功)曹排擯有公是

蜀志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不得齒叙又靖與曹公書曰驚怯偷生自竄蠻貊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

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又靖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魏志許汜與劉備俱在荆州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不相與語自卧上床使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君宜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是元龍所諱何當與君語如備則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別

其二十二

知子石司徒分財靳齊奴諸仲財不如財窮東市誅吁嗟石司徒知子良不愚

晉書石苞傳苞以威惠服遠詔以苞爲司徒幼子崇小名齊奴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能自得崇在荆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後趙王倫孫秀矯詔收崇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

其二十三

洛陽輕薄子挾彈走春嬉結交金谷友諂事賈午兒蔑棄慈母訓乾没不知幾感已賦閒居猶以拙自悲

晉書潘岳傳岳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遶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又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没不已乎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閒居賦曰仰衆妙而絶思終優游以養拙賈午賈充女韓壽妻也謐韓壽子充不立後充妻郭槐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

其二十四

彈琴戴安道焦桐破奇聲蔚宗與文季俱以琴自鳴天子不得屈王公不能聆獨憐褚司徒銀柱老齊伶

晉書戴逵傳逵字安道能鼓琴太宰武陵王晞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宋書范蔚

宗傳蔚宗善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蔚宗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蔚宗曰我欲歌卿可彈蔚宗乃奉旨上歌既畢蔚宗亦止絃南齊書沈文季傳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南史褚彥回傳建元元年進位司徒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縷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然世頗以名節譏之於是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其二十五

我愛王懷祖面壁售人罵不比少掾時瞋目答米價褊中頗有容坦之詎能過桓桓大將軍漢業在出跨

晋書王述傳述字懷祖又述性急為累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傳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

而已又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濟以門第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又述每受職不為虛讓于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周書尚桓桓威武貌史記淮陰侯列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制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其二十六

青青五柳宅貧無三徑資元參建威幕為貧良亦非彭澤八十日胡為遽來歸乃知决然逝非為鄉里兒首惡王休元酒亦無所辭輩軒欲載我我心詎能違

晉書隱逸傳潛少懷高尚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

折腰事鄉里小人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造焉潛稱疾不見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邀之潛遇酒便引酌宏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宏要還州潛乘籃輿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親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陶潛歸去來辭序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辭李白詩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宋書王宏傳字休元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宏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

其二十七

王湛蓄器深世人不能窺大慧實若愚人遂以為癡可憐濟父子同門不識之何況隔千里而欲求人知

晉書王湛傳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濟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

也

其二十八

羲之在東床風操夙所稱藍田擧輕重胡乃意不平出弔

屈在我反惡固其情以此悻悻死無異匹婦輕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訪之乃羲之也又王述少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灑埽待之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蒙顯授羲之內懷慚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撿察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復出仕

其二十九

韓信卜母地旁置萬人廬耶公卜隣水長洲偶成墟千秋楊子空投棄同江魚裸髮何為者厭魅開籧篨（一作群愚）孰借神丁火焚却青囊書

史記淮陰侯贊韓信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晉書郭璞傳璞母卜葬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又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徑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又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按郭璞墓在楊子江金山晉語籧篨不可使俛韋昭解籧篨偃人

其三十

郭䴥精術数知晉必亡秦逃秦遠歸晉追兵殺亡臣洛陽牛背叟讀書孝其親涼州未經破先歸忽如神術人不靈已哲士固全身

䴥奴昆切晉書藝術傳郭䴥西平人也少明式易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䴥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歸為追兵所殺姚萇傳國歸大秦秦姚興傳萇之長子也

其三十一

騷雅去已久宮體争哇淫洛陽風一變枳性隨人心鄉關思蕭瑟作賦哀江南叶任調入金釵臂亡國有餘音

通鑑東海徐摛文體輕麗可愛時人謂之宮體古今源流深簡文帝賦詩號宮體北史庾信位望通顯常有鄉

閒之思乃作哀江南賦

其三十二

嘗疑王孝子素履朴且莊門生服縣役徑行想不揚孝子躬饁具罄折在道旁門生役已脫詭道由此行

王隱晉書王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裒為屬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邱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

其三十三

鄭州跛男子識者惟容師深沉有容量不為同列知嗤面戒其弟俛世一何卑君看白水澗抹額宣驚資

新唐書方技傳袁天綱子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婁師德傳守宗仁鄭州原武人會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師德深沉有度量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而已師德曰未也絜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其三十四

世疑狄文惠不知婁師德婁公吾不賢此意人不識古來嫌忌間吾道屢比迹

狄仁傑傳謚曰文惠婁師德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出其奏仁傑慙已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

其三十五

開元劉神童名字瑞一時文學不濟世鞭算競刀錐招權啖士口使不得有營任数不任道與利固如斯

唐書劉晏八歳元宗封泰山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愛之邀請旁午號為神童名震一時又晏能權萬貨輕重每朝謁馬上以鞭算事無閑劇即日剖决然惟晏能之他人不能也頗任数固恩四方知名士有口舌者率以啖之使不得有所營短

其三十六

小兒賀季真棄官亦棄宅遠謁王道者去問術黃白何物袖中藏去道萬里隔

陸游詩大兒嚴子陵小兒賀賀季真新唐書隱逸傳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原化記賀知章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即

以易餅賀心惜之老叟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其三十七

嚴家兒八歲殺父姬嚴家父稱奇養成虎豺惡腐儒弄虎髭嗟吁豺虎天早斃七十慈母免官婢

新唐書嚴武傳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妻英武始八歲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又華嶽始為武判官因小忿殺之琯以故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為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

其三十八

姚家有裨將腰佩雙青萍青萍夜脫匣忽殺程務盈為書

報殺狀伏劍隨自刑吁嗟古義士豈復數荊卿

新唐書姚南仲傳南仲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於朝德宗惑之俄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曹文治入奏知其語則晨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誣於廁為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冤且言自殺務盈狀乃自殺

其三十九

厚施而薄望郭解愧朱家大唐郭氏子手劍寒奸邪聘金四十萬主名不知孰結客豪俠場此客實無加

史記游俠傳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又郭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新唐書郭震傳震字元振以字顯為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為通泉尉

任俠使氣武后知所為名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

其四十

昨日滿頭花堂上爭春妍今朝大風起花落玉津園舊地易淮陝取馘諧戎門可憐於期首不謝永州魂

杭州府志玉津園在州城南龍山側宋孝宗於此講射禮綱目續編宋寧宗慶元元年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汝愚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又開禧三年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於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侂胄嬖妾皆封郡國夫人及籍其家多僭擬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又嘉定元年王柟還自汴金主命完顏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上從史部尚書樓鑰議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函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戰國策荊軻奉樊於期之頭函

其四十一

東人送降欵西人納降城長沙李太守誓死城不盟高樓一舉火老稚同焦寘

宋史李芾傳元兵以除夕登城芾名帳下沈忠諭曰吾分義當死弟不可辱及吾家汝可盡殺家人而後及我取酒飲家人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繼火焚其居

其四十二

要離熱妻子大盜空古名峩峩南文山光熖日月青婦義終一醮臣道無改更寧戴一天死不戴二地生尚憐廣西弟有愧顔家兄

要離見卷四要離塜綱目續編元世祖十九年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義士張毅甫負天祥

骸骨歸葬吉州通鑑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唐書忠義傳顏杲卿字昕與卿從兄也常山城陷脅使降不應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之罵不絕口賊斷其舌含糊而絕按文山弟後降元

婁杏鈞五校